

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

——與諸佛、眾生合覺同流的《普賢行願品》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簡稱《普賢行願品》

普賢行願的「十大行願」，又號稱為「十大願王」，唯因其為「願中之願」，是諸佛菩薩無邊願行之中至為深猛巨大、不可涯測的。

依此，必成正覺，必坐菩提。

必能向內自證自性一體三身佛，也能協助無量有情成滿一體三身佛。

一切如來皆依普賢行願而出生。

「普賢行願」由是摩寫了微塵諸佛共同的肖像與經驗。

是成就一尊如來必須檢證的刀口，一個根砥的準則。

無此心，則不成佛，則決無能成滿菩提。

善男子，言常隨佛學者，如此娑婆世界，毘盧遮那如來，
從初發心，精進不退，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，而為布施。
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，積如須彌。
為重法故，不惜身命；
何況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宮殿、園林、一切所有，
及餘種種難行苦行……

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

那是一個無佛之世。

生與死，如同一座巨大的齒輪，上昇下降，晝夜不息，磨碾過一世又一世的有情。人們為誕生而長歌，又為死亡而哀哭。方才歡歡喜喜、張羅著喜宴上的燈籠與錦褥，卻又淒淒哀哀、忙著於墳壟上倒上一杯奠酒……存在的奧秘，幽黯難測。存在的本質，無人曉了。

一個荒原之境。荒昧，無知，而茆蕪。

一部分人便縱任本能，縱任欲愛，努力占有、支配、操刀與宰控……滿足所能滿足的，嗜欲所能嗜欲的；一任人性中的魑魅魍魎、餓鬼修羅，傾巢奔洩、淋漓舞踏。

另一部分，更更覺知，更想尋索生命的，便採取另一逆向，努力跋涉，努力遂行慈悲。冀圖以善好慈和，縫補過人性的幽黝與瘡瘤。

但是，跋涉啊跋涉！究竟沒有人知道存在謎底為何。

這是一個無佛之世。過去諸佛早已滅逝；缺乏一雙宏闊、洞達之眼，足以掰開宇宙、人類究極的真相。

於是，便連那最最慈柔美善的，也恒常感到，自我的內在，猶如一枝微小淺薄的月牙，恒恒為一己以及他方人性的脆弱、憂傷、痛苦、恐懼……所吞噬、所摧折，恍然為烏雲所遮覆，也為風雨所侵奪的月牙一般，昏暗飄搖、盲昧不定。

生命的底蘊究竟為何？何以於力行慈悲的當兒，心間仍然幢幢閃閃，繚繞著掰不破的苦惱、困惑、不安、與憂悲？

何以仍有疑慮、有巨輪，於胸中擦蕪、碰撞，與磨碾？……且激盪出巨大的迴音與潮騷？

那個聲音仍一遍遍地問著：究竟究竟，什麼是存在的真相與終極？我所實踐的果然具足真實的意義嗎？會不會僅是另一幻相與自欺、囁語與浮沫？

「他人的善好慈柔、慈心普濟，總令我凝目長駐、歡喜動容……但是，在我臟腑深處，卻追索著一種可能——一個究極的真諦，足以轉迷為覺，摧破人性的長夜，使得闐暗息止，癡昧息止，惑惱、愁憂，皆息止！」是第幾回呢？第幾回大風拂越，秋日的落葉沙沙拂落臂肘，又沙沙乾涸萎朽，化為草葉間的一段腐上？又是第幾回於心底，湛湛地，發出這固執如葉的叩搗？斬決，而鏗鏘！

頭頂的大樹又開始紛紛揚揚，卸下一葉葉披籬的短歌與長歌。這是樹葉的句點，可惜，卻不是自己的。梵志（註）最勝將邈長的眼目投向清曠如瓷的秋原。落葉的休歇，是他的大惑起始。它們的句號，卻是他的疑問與驚嘆。生死輪轉，宇宙終始——何處來？何處去？為何來？為何去？……他曾經坐斷了無數秋光，卻始終無能勘破人類的諦理。

為了這個緣故，梵志最勝曾一次次走出山澤，來到村莊、聚落、街市、方場中，訪謁過無數有德的婆羅門、教士、長者、與聖人。

他們的答案繽紛如葉，惑閃慧點，卻難以指涉出生命之樹的髓幹與本體。

「誰能為我揭示真實的義理——哪怕僅是一句半偈，即若要我卸下頭顱，以生命相贈，也毫不恨悔！毫不吝惜！但是，誰是那清明曉悟之人？？？」一切歧路亡羊！千般叩索俱宛如融入淤泥的朽葉。梵志沉沉叩索著。秋光如許明曠，他的叩索，卻巨如千鈞。

「是啊！哪怕解頭顱相贈——也再所不惜！」

徒有皮表的慈悲，宛如一帖安眠的神藥，足以暫時紓撫蠢動的毒蛇，卻無能帶來究竟的安鎮與祓除。也如投入沸水中的冰塊，雖可暫時的減卻、涼寂，卻難以徹底平息底下昂燒的爐火。此刻，他欲叩、

欲索的，是人類終極的智慧——那會歸源頭，足以關切爐火，徹底贖拔、徹底療治的智慧。

誰呢？誰？？？

誰能道此一句半偈？

他的叩索重如千鈞。整個天地也恍然受到重擊般，咿呀呻吟，幢幢搖撼著。山嶺擦擊著，離根的樹木如海浪似地，拋擲堆湧；巨大的石塊也如湍頭般，滾滾排走，捲揚疾射。

「你，真心要這一偈嗎？？？！！！」杳冥塗炭中，暴走搖撼的山嶽、樹祇、岩石，彷彿以無量的迴音，一遍遍問道。「你，果真能解頭顱相贈嗎？」八方宇宙，每一粒粒子，皆恍然含藏著無量舌頭，向他沉沉叩問。

千萬億舌頭，淅淅瀝瀝，以無量的言音、搗叩、詰問著。發自天地每一孔竅。

於無量言音中，一名威德巍巍、額角莊嚴、漫臉道氣的行者驀然現身於梵志最勝的眼前。那人手執一芰含苞的青蓮，紺黑的髮茨猶如大海深密的浪潮，全身彷彿籠罩於金黃的霧靄中。當他開口說話，日光與月光恍然交替流迸於他爍滅的眸光中。

那是天魔化現。梵志沉沉的叩問，裂碎了天宮的屋瓦，使得午寐的魔王一時驚醒。他打了呵欠，捻著繞胸攀爬的毒蛇，黠獪地笑了笑。人生真是無聊啊！如此冗長、瑣屑，而寂寞！然則，這裡，有一個美麗的獵物。一個獨樹的心魂。他可以掐捏於掌心，依照自我黑暗的意志，緩緩把捉、凌遲，將之研磨、銷毀、變形……化為一聲嘲笑與諷刺。

「真是無可比擬的遊戲與傑作呀！」魔王笑了，他伸出手，將日月織進瞳孔，將毒蛇化為青蓮，罩上金光，來至梵志跟前。

樂趣呀！此世莫大的趣味，莫過於抓住一類稀有的物種，將之置於蒸籠，而後，升起烈火，看著他於烈焰中痛苦攀爬，緩緩乾涸、炙燒而死，化為一段乾癟、萎縮的影子。這才是徹底的征服、全面的勝利。

魔王弩了弩唇齒，努力按捺住嘴角得意的笑渦。他神色莊嚴、道氣儼越，如古岳鐘聲一樣，向梵志磅礴說道：「山中久隱。我是依據古佛的足跡前行的行者。擁有滅度的古佛悟覺的一偈。聆見你虔誠的心意，便乘願而來——你，可真願受此一偈，如所誓言？」

「慈悲如我，斷然不肯、也不會要你的頭顱。然則，諸佛心髓微妙難得——這樣無上稀有的妙法，斷斷不能以尋常筆墨，草率書寫。得以絕世奇瑰、非人所能的紙、筆、墨水，始能承載……」魔王款款說著，倏然噤口不語。

久久，久久……才語帶悲烈，辛鬱言道：「除卻你能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如古佛所履踐的一般——我，才能為你說此珍貴的一偈。也如此，才不負此奧妙的微言！」獵物已上蒸籠，魔王勉強扼抑住胸中崩天裂地的笑聲、佯若轉身行將離去。

「大德，莫走！我立即備妥您所指稱的紙張筆墨……」傾形魂意志，僅為求索無上的一偈，梵志最勝拔出腰間的匕首，作出了人類肉體怵不忍睹，至為極限的裁割——

紅白白的血肉抖散於空氣中。大氣中每一分子的微觸都帶著椎心的痛楚，如無量箭鏃的舔、吻、穿、刺。一張血色淋漓的人皮紙張，裁就了！

一支裸白的筆，自拆裂的血脈經絡中，生抽繹、析離出來了。白骨獨立、血痕滴淬的筆！

還有，濃稠的墨水，人血集攢！在戰慄的草葉間，盈積成窪。

生死，究竟於剎那間流轉了幾百回呢？忍著眩絕欲死的痛迫，最勝伏著首，抖顫著，勉力於痛楚戰閃的雙膝間，攤開猶自濡血的皮紙。他屏氣凝神，傾力聆聽。專致的指掌牢牢抓住顫抖寒閃的骨筆。

宇宙間的千耳萬耳皆收束於他冥神的一念。

唯恐錯失！無敢錯漏！……這無上的一偈！

一聲嘲弄，荒冷冷地，來到耳畔。緊接著，是一連串鋪天蓋地、如海潮颶浪般地爆破與狂笑。遊戲已然完成。獵物輾側瀕死於胡同，這無可這。魔王裂開胸臆、昂聲大笑，笑得眼淚、鼻涕皆如蜈蚣蟻蠍

般繽紛湧肆。他嗆聲笑著。掌上的青蓮化為一朶腐臭的骷髏，眼底的光、月光，化為地獄的鐵輪與火輪。

斲斷頭顱，僅須數秒。但是，他欣賞自我的點慧——這能將花樣推陳出新，推行得華麗乖張、荒巖險誕的技巧，也嗜味著一己的傑作——這生吞活剝、無所為而為的惡；能將人類的絕望，一層一層、挫骨揚灰，推至雪域極限，無可瞭望的邊陲——

他昂溢笑著。打了一個飽嗝，瞬息煙一樣消逝於傾命聆聽的梵志眼前。

痛楚，一鞭一鞭，如鈎，如芒，如鏃，如刃地，解裂著身心。那麼深邃，冥無底岸的絕望，與荒冷。「是魔！是魔王的愚弄與嘲笑！」然而，紙已剝裁，筆已析成，墨已研磨，垂死的梵志仍顫閃著指掌，勉力握住危搖的筆鋒，狀若欲寫。「十方世界，誰能示我以源泉的一偈——倘如此，即若令我剝皮如須彌，裂骨如林藪，亦不恨悔！」他面色如死，向虛空龐沉叩索，聲如斷弦。

轟然地，大地崩裂。

自地底湧現金身古佛，已然滅度的淨名王佛。

梵志最勝剝裂肌膚，析研骨筆的音聲，將祂自遙迢的涅槃中喚醒。一個將來之人。與大圓覺同體同流。

祂在那人的心音中，聆聽到宿昔的自我。也聆聽見千億古佛的同一心流。

於那人的覺醒中，聆聽見所有覺醒的諸佛。

也於那人的行止中，驗證一切過去，現在，未來諸佛的行止。

淨名王佛如是以心印心，為他說了深重的一偈——

諸佛倒影剎那重重疊疊投映於血書上。三世普願。

長卷無盡。

書寫無盡。

我的皮，我的骨，我的血。

一切如來皆依普賢行願而出生

是怎麼樣深重的一偈，已然不復重要。這是華嚴會主——毘盧遮那如來的本生，也是普賢行願「第八願：常隨佛學」中，所模倣、效學的如來行徑與典範——重點在於毘盧遮那如來「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」、「為重法故，不惜身命」，能傾全盤的身心，追索巨法，行持巨法、印證巨法的悲猛行願。這份剝而又剝，能將質量輕微扁薄、收摺不過一束的人皮，堆積為須彌山一般龐沉高厚的深猛願行，也是徧虛空，盡法界，無量剎海、無邊諸佛，所共同指涉、共同驗證的行則。

它是微塵數諸佛共同的肖像與經驗——無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佛名如何、身分如何、剎海為何……所共有的摩本和經緯。

是成就一尊如來必須檢證的刀口，一個根砥的準則。

無此心，則不成佛。則無能成滿菩提。

普賢行願的「十大行願」，又號稱為「十大願王」，唯因其為「願中之願」，是諸佛菩薩無邊願行之中至為深猛巨大、不可涯測的。依此，必成正覺，必坐菩提。必能向內自證自性一體三身佛，也能協助無量有情成滿一體三身佛。

此十大行願，分別是：

第一，禮敬諸佛。第二，稱讚如來。第三，廣修供養。第四，懺悔業障。第五，隨喜功德。第六，請轉法輪。第七，請佛住世。第八，常隨佛學。第九，恒順眾生。第十，普皆迴向。

十大行願，乍看尋常，卻深巨袤遠，血書而已。唯因每一行願，乍似簡單，卻都「積如須彌」，帶著永劫熬瀝的重度與深度，皆都以「虛空界盡，眾生界盡，眾生業盡，眾生煩惱盡」為期則。自然，虛空無盡，浩浩有情，生生滅滅，愛憎煩惱，俱不可盡。每一願力，也便形成剝而又剝，行而復行，無限繁衍，無垠流展，「積如須彌」的高

度與厚度了。

其禮敬，固然是「身無邊際，禮敬無邊」——觀想十方三世無盡佛刹，每一微塵、每一毛尖，皆有諸佛菩薩海會繚繞，一己以普賢威神力故，幻化為兆億俱胝身，一一徧禮，無盡無餘。其讚歎，也同樣是「聲無邊際，讚歎無邊」，直到虛空塵刹，皆為粉塵，眾生煩惱，皆成菩提……此外，懺悔、供養、隨喜、隨學、請轉法輪……莫不如是，皆要求著無始無終，永無盡期的堅澈行願，與剛猛剷踐。

更遑論每一願力的行使，皆期責它深種髓腦，於念與念之間，相續相持，無漏無失，晶瑩注照……且亦期許，身、口、意中，皆無倦怠，也無厭乏。

華嚴刹海，殊麗嚴博，諸佛垂拱，重重無盡……唯其皆依普賢行願而成。十大願王，重重無盡，徧歷塵砂，徧涉諸法，徧盡眾生，徧涉諸劫，徧淨諸行，徧滿諸願，故所成就的國土，亦如億瓣蓮華一般，向虛空、劫海無盡處，層層開展、重重嚴麗。然而，華嚴海會、無論如何迴環繚繞、廣博浩麗，其根本環迴的中心，仍是華嚴會主——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的毘盧遮那如來。位居《華嚴經》主導地位的普賢菩薩（無論是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卷華嚴，或實叉難陀所譯的八十卷華嚴，普賢菩薩皆貫穿主導著全經的經緯。般若三藏所譯的四十卷本華嚴經，全經別稱即是《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。此處所引介的〈普賢行願品〉，便是四十卷本的最後一卷，恒常單行流傳。）其十大行願，自然，也以第八願所標舉的「毘盧遮那如來本行因地」為核心——那個為了正確行使慈悲，為了正確贖拔人類，而願「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」，尋索宇宙、人類究極的智慧，成滿生命「一切智智」（意即智中之智，無超勝者）的菩薩行者。

千經萬論，華嚴瀚海的「菩薩行願」所標竿的，無非「一切智智」——人類究極之智的成全。依智覺，而解脫。依智覺，而開展萬法，而大悲方便、大悲普濟。

它的菩薩道是「以佛智慧而修習」，奠基於「空如來藏」開展「大光明藏」。安住自性涅槃，定靜空明，開展一切入世、出世，所有攸關

生命本題的「萬法智」、「微細智」。

也是〈普賢行願品〉中所說的「無著無依智慧力」、「智行普修功德力」、「定慧方便威神力」、「普門徧入大乘力」、「摧滅一切煩惱力」。依此而具足「威神普覆」、「徧淨莊嚴」、「速疾周徧」的大悲福德功行。而能內自證一體三身佛，也能成全一切有情的佛菩提。於自我的贖拔、自我的悟覺中，依內自證的經驗與法則，也協助有情智覺成滿，圓悟菩提。

若無「正覺」之智，一切均不可能。自我與他人的贖拔，盡屬虛言。

這是為什麼華嚴的菩薩道，以「智」為首。「正覺」如許希有，「正法」如許罕聞，但卻是成佛的唯一途徑！毘盧遮那如來於中作了最好的示範：他毫不遲疑地「剝皮為紙、析骨為筆、刺血為墨」，準備將它記錄下來。不徒僅為自身的悟覺，更為大悲贖拔、大慈普潤……欲令炎灼有情皆識此偈，皆能身心安樂、究竟涼寂。

以致，其餘九行願，莫不如行星一般，以此第八願「隨學如來」，所標舉的「毘盧遮那本紀」為中心，而迴繞、環射。其所禮敬的如來，千佛、億佛，也無非以此為「原型」，其讚歎、供養、懺悔、隨喜……及至「請轉法輪」、「請佛住世」、「普皆迴向」，也莫不以此「原型」為基點，向外投射、繁衍。體認一切有情皆具佛性，皆具如來種子，而拓及一切蟲飛蠕動、群生萬類；俱皆以事佛之心、平等之心，而普同禮敬、供養、懺悔、隨喜、迴向。

比如第三願，雖標示為「廣修供養」，但所指陳的「廣大最勝供養」，卻不止於皮表的香油燈燭、衣服傘蓋，而是「法供養」。此法供養，包括「如說修行供養、利益眾生供養、攝受眾生供養、代眾生苦供養、不捨菩薩業供養、不離菩提心供養」等六大項目。唯因「一切如來，尊重法故」。也因「以如說行，出生諸佛故」，由是，能行法供養，始能真正成就「供養如來」；依此修行，心口相應，言行一致，始才算是「真實供養」。

迴環指繞，又回歸中心原型：那箇為追尋「法」，探求「法」，當

真「如說修行」，斬決支裂骸肉，敲擊髓骨的婆羅門修行者，梵志最勝的菩薩行因地。

毘盧遮那如來，象徵諸佛與群生一體的「法身」與「法性」。不證法身，無以成佛。無邊虛空，十方剎海，浩如星辰一般無際的諸佛，皆不離此「法身」而成正覺。

正因了知，此「法身」、「法性」，無二無別，十法界同一體性。一切有情皆具「三世佛」，皆是「過去佛所流轉，現在佛所潛隱，未來佛所開顯」，普賢十願，基於平等法性，自然將「隨順眾生」等同於「隨順諸佛」，「於眾生尊重承事，則為尊重承事如來」、「若令眾生歡喜，則令一切如來歡喜」……其餘諸願亦皆迴繞幅射，俱以「安樂有情，圓成有情一體三世佛」，作為普賢行的導航，大願大行的鵠首。

也依此，〈行願品〉要說，一切如來，皆依普賢行而出生，而證悟菩提。又稱嘆：「一切如來有長子，彼名號曰普賢尊。」如來「長子」，意謂著「荷擔如來家業」、「次補佛位」——如來家業，無非大悲而已，正覺而已。以正覺行大悲，以大悲悟正覺，悲智雙運，相融相攝。以「悲」故，不墜空亡，不入涅槃；以「智」故，不住三有，不著諸相。由是成立的普賢行，「猶如蓮花不著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」，能依菩薩「五明」，善集世間、出世間的一切智道，以大慧方便，普入群生，圓滿覺果。

於荒怖的曠野，荊棘、砂磧所蕪茨的惡形之地，佇立了一株皎美的奇樹。倘根部得水，則枝葉蓊碧，花果鮮澤，惡土化為嚴美。生死曠野亦然，於荒凜無怙中，佇立著菩提樹王。它的根鬚，虬勁袤遠，延伸無際，以一切眾生為樹根。若能以大悲水灌溉，饒益眾生，自能花開貞嚴，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。唯因一切如來，俱以大悲心為體。初發心如此，十地莊嚴，亦然。一念如此，萬念億念復然。一世如是，長劫永劫無悔，皆不離此大悲本懷。

剝一皮，能等須彌。等須彌，亦不出此初心、堅澈、彌貫的一念。依此一心，橫越三際，長劫促為短劫，短劫幻為長劫。

華嚴剎海，華開重重，唯因念念無間，大悲重重，智覺重重。無

此因，則無此果。

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如是，之於無緣投入華嚴大部的行者，不妨作為華嚴精要來選讀（莫忘記，四十卷本華嚴經，別名即是《普賢行願品》；意思是，以此行願，縱貫全經）。之於一般大眾，則可以視為一部因果皆圓的「勸發菩提心文」來恒恒複誦、恒恒提撕。必足以惕勵摩頂，興頑立懦，長養自我浮脆微薄、易退易墮的菩提心意，或更進一步深化，堅猛已發的菩提行願。由於融合了懺文以及彌陀往生的信念（它是「淨土五經」之一），也可以作為懺法和淨土行門來修持。

十個縱橫無際的行願，依此，大悲滋澤，與毘盧遮那佛，乃至身內、身外，一切「三世諸佛」，相偕、相行。

朝向內外一體三世佛

無數個年光以前，怕有十二、三載了罷。曾經朝覲過峨眉山——那傳說的「銀色界」普賢菩薩的道場，見識過著名的「金頂佛光」。

日光穿照。靄靄雲氣，層疊嵐色中，果然深深遠遠、重重茏茏，迴環縈繞，映現諸佛影像……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——光鮮的、破漏的、豐澤的、或頹老、鈍遲的，便都爭相簇擁，將脖頸、手臂高高舉起，向雲蔚嵐海中的「諸佛」招手揮舞。

祥光和吉。一尊尊「諸佛」也於邈邈雲靄中搏舞臂膀、領首致意。

兀立著，莞爾微笑。也在雲卷金明中，尋找、投影出自我的一尊。把臂舞棹。

是罷，這便是佛光了。心中思惟：人們朝山，最終，僅是朝向一己的「體內佛」罷——那為自身的愚闇無明所一貫遮蔽、覆藏的「三世佛」。

能作證自性內在的「佛、法、僧」，則不難作證外在的「佛、法、僧」。

能作證體內「三身佛」，則不愁沒有外在的「三身佛」。

畢竟，從始至終，那於重重雲氣間，佛光普照，揮手、微笑、持

攝、注照……的，僅是朝山者自身的投影——人們內在自我最虔誠、靈動、玄美、懷慕的部分……只是，有情不知不覺。

但，一直是的。

朝山彼時，雖已打坐了十年，卻仍是完完全全的獸子。雖然閱讀了《金剛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地藏經》以及一些南傳的論著，之於諸佛名號，卻不甚了了，更遑論菩薩駐持的「名山」了。

原本，旅行的目的，是隨同織品系的教授、學子，一併採集西南部族的染織技巧。知道要經過四川，胸中卻湧現一堵強烈的念頭：「不至峨眉，便等於白走、白來了。便完全失去了意義。」

「一定要去！一定要去！」峨眉山上究竟有著什麼，完全弄不明白。但念頭剛堅執拗，如磁石之於鐵屑，火炬之於飛蛾。

因緣奇巧。到了四川，一場意外的轉折，卻與一小撮人馬脫離了預定的途軌。時光驀然空豁出來。提議上峨眉山，一群人無可無不可，竟也跟上來了。一上山，剎那便撞入「佛光」裡。

仍是一股莫名的引力。隔日下山，一個人孤伶伶地一路磕磕碰碰，但凡佇足停腳的寺宇，無論大小，皆朝覲、禮拜著。有時將頭敲在庭外罅裂的磚瓦上，有時叩著大塊光滑的石板。心眼中到底翩旋過多少菩薩，多少文殊、普賢、或觀音，早已無能追述。只是一心虔念，磕著走。

到了山下，一見熾然嚴美的普賢，騎在白象上，皎皎銀岑，即震懾了！無頭無腦地，流眄再流眄，頂禮再頂禮。

禮了又禮，為了無名的懾攝。傲岸的心中卻仍孤意計較：「無緣罷。自己所慕美的菩薩，是如文殊一般，執著利劍，騎著剛猛的獅子，大智奮捷的；或如觀音一般，縑白素美，流觀自在，慈眼無齊——不會是騎著一頭厚厚、重重、鈍鈍的動物！」

認是他家菩薩。一禮再禮，僅為端嚴熾好，不能自己。

及至多年多年以後，持誦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始憬悟：

普賢行願，從峨眉山的山底，騎著大象的普賢菩薩開始，而至金頂，迴繞於雲壙海市中的一尊尊「諸佛」，道路迴長，一級一級，苦苦

盤叩，苦苦登索，所朝覲、禮拜的，至終，也僅是眾生心底的肖像——這內、外一體的三身佛。諸佛、佛光、與佛海，不出於本我的投射。峨眉山地勢雄奇，炯特的氣層、雲海、日照，如鏡般重重疊射，造成了諸佛垂拱的蜃景。

箇中，無非自體面相。

普賢行願，從山底一路上昇，從初發心乃至等覺，節節盤繞、節節瞻仰，終極，也僅是圓成本體，也圓成有情的「體內佛」。

人們在此，並未發現他尊，僅是發現自身的投影——本具的這一尊。梵海重重、諸佛蜃影，皆是眾生自性影像——那亟待啟蒙、亟待醒覺、亟待成全的「未來之佛」。

卻不肯識取。僅執念著，一心祈禱，伸手向外，想抓住、撈取別一尊。

普賢行願，無非以無比的願力，無止的承擔，縱橫三世，行持袤遠，向生命指出人人本具的「毘盧遮那如來」。認取自家法身與法性，依此修行，與諸佛合流合覺。

岑白的「銀色界」，皎皎無垠——此一山，總攝了其餘三座名山——是大悲觀世音、大智文殊師利、大願地藏王的總持與印證。十大願王，他的菩提心木以眾生為樹根，大悲普潤，固如觀音。以智為導，則是「文殊師利勇猛智，普賢慧行亦復然」，即若七佛之師也不遑多讓。而徧裂虛空、無盡無涯的願力，直如地藏的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——地獄或可空卻，虛空何能滅蓋？兩者，無非同一心印的不同言音。

大悲也罷，大願、大智也罷。缺乏普賢行願——無能如說修行，如實驗證，與履踐，一切俱落空亡，皆無立腳處。

終究僅是佇立山崖，摩頭弄影，把玩得不亦樂乎的愚人。

幻像蜃影，卻與自性心髓了無交涉。

呆乎乎地朝山，又呆乎乎地回家了。仍不見普賢真顏。

皚皚銀色界

要見普賢？且也不在峨眉山。

西元二〇〇二年，是普賢菩薩的一年。令一己每週持誦一回〈行願品〉，及至目前。

銀色界，霏霏雪雨，總絳白地墜落眼簾。定期叩打心簷。

雪色湛湛，流展了一年。以何為期？竟惘然了。

即此生，怕也無涯畔……

信是有緣

方才又想起宿昔於山腳下，邊叩邊喊的「無緣！」了。

無緣麼？？？

信是有緣！

向經卷深處鑿取深因，如燧人取火。

且道舊時識取。

(註) 梵志，古印度波羅門的修行者，稱為梵志，包括在家與出家。梵志，是半印半中，音義合譯。梵，是「淨行」。「以淨行為志的人」，名為「梵志」。「志求梵天之法」，也稱為「梵志」。